

書名 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清 張竹坡 評
卷 冊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編號 D8644800

全像金瓶梅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第一奇書一百回 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奇書

彭城張竹坡批評

玩花書屋藏板

科2972



K 2942(10)

金瓶梅

双紅堂
小説
49(10)

十

第二十四回

提刑所朝廷設此以平天下之不平所以重民命也看他朝廷以之爲人事送大師太師又以之爲人事送百于奔走之市井小人而百于市井小人之中有一市井小人之西門慶是大師特以一提刑送之者也今看到任以來未行一事先以伯爵一擊閉之情道國一夥計之分將直作曲妄人人罪後卽于我所欲入之人又因一龍陽之情混入內室之面隨出人罪是西門慶又以所提之刑爲閉淫婦書童之人事天下事至此尙忍言哉作者提筆者此同時必放聲大哭也瓶兒金屋之阿嬌也書童外廐之小奴也竟入內家絕不避嫌飲酒說事絕不明察况瓶兒妾也妾有事不甫致之于天

第

書

三十四回

科2972

(10)

而托外庭奴僕爲之先容其可疑處正不在求情說分上處
乃一味糊塗豈齊家之正道宜乎雪娥私來旺如而留之金
蓮私琴童迷而不悟以致養成敬濟之大患至死而不覺也
欲寫金瓶二人爭寵處于何處下筆乃因書童卽補全平安
令其男寵中先有共相油鹽醬醋之香串入金蓮遂覺一時
情景如畫

寫瓶兒一邊熱處自覺金蓮一邊冰冷不必身親其地而已
見有難堪之情作者之筆真化工也

第三十四回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哨後庭說事

詞曰

成吳越怎禁他巧言相鬪謀平白地送暖偷親平白地送
暖偷寒猛可的撒唇弄舌水晶丸不住撒離前鞭一味撒
右調川撥棹

話說韓道國走到縣門首打所見運家和見弟韓二拴在舖中去
了急急趕到家中因和來保註議二人相合只暗暗描寫來保說你還見與
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拿个帖兒對縣中李老爺一說不論多
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應伯爵家他娘子兒使了頭出來
回沒人在家不知往那里去了只怕在西門外老爹家韓道國道
沒在他宅裡問應保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拘欄院裡抓尋
原來應伯爵被湖州何蠻子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爾峰請在四
條巷內何金蟬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

紅紅的帽簷上插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
這般告他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于是辭了何兩
峰與道國先同到家問了端的道國央及道此事明日只怕要解
到縣裡去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說討个帖兒轉與李老爹
求他只不教你侄婦見官事畢重謝二叔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
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快寫个說帖把一
切閑話都丟開只說你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聽探
聽欺負娘子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羣住
揪採踢打同拴在舖裡望大官府發个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
你令正出官官情見个分上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
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平安與爹

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裡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
狗也不咬走熟了的同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所山鹿頂鑽山

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林過木香棚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
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後簾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可借主人俗裡面

一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厮在那里掃地說應二爹和韓二叔
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書童看見便道請坐俺爹剛纔

進後邊去了一面使畫童兒請去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
春梅姐爹在這裡春梅罵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

裡不是巴巴的跑來這裡問如口畫童便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
石臺基上坐的悄悄問爹在房裡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

裡等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裡看着娘與哥裁衣服哩原來西門
第一奇書 三十四回 三

慶拿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一疋鸚哥綠潞紬教李瓶兒
替官哥裁毛衫披襖背心護頂之類在炕上正鋪着大紅檀條妳
子抱着哥兒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春進來悄悄拉迎春一把迎
春道你拉我怎麼的拉撒了這火落在檀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
白拉他怎的綉春道畫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
奴才見應二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房中事情如畫
此開却偏于心中弄西門慶分付畫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于是看裁完了衣服
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一人作揖坐下韓道國打橫吃了茶伯
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說西門慶道你有
甚話說來韓道國纏待說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被應伯爵攔
住便道賢侄你不是這等說了噙着骨禿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

你家大官府在這里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舖子裡
上宿家下沒人止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个孩兒左右街坊有几
个不三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的急了
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罵了几句被這起光棍不絲分說擒
住打了个臭死如今都拴在舖裏明早要解了往本縣李大人那
裡去他哭哭啼啼央煩我來對哥說討个帖兒對李大人說說青
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說
你把那說帖兒拿出來與你大官人瞧好差人替你去韓道國便
向袖中取出連忙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
看應二叔分上俯就一二舉家沒齒難忘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
道你請起來于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白免提西

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向
伯爵道此時我拿帖對縣裏說不如只分付地方改了報單明日
帶來我衙門裏來發落就是了伯爵教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
個禮兒這等亦發好了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我
安你外邊快叫个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个穿青衣的節級
來在旁邊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去牛皮街韓夥計住處問
是那牌那鋪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均語分付把王氏即
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凡个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早解提刑
院我衙門裏所審要提刑官乃只為
如此勾當用得着那節級應諾領了言語出門
伯爵道韓大哥你即一同跟了他幹你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
說話哩那韓道國千恩萬謝出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幹事去了

東洋
所圖

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我安放桌兒你去對你大娘
說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
吃就把糟鱒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
了那兩尾好鱒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兒去剩下一尾對房下說
占諸事皆出也
拿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拿他原舊
紅糟兒培着再攪些香油安放在一个磁碟內留着我一早一晚
吃飯兒或遇有个人客兒來蒸恁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
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監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
撥了几兩銀子新買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拿皇木蓋房近日被
我衙門裏辦事官緝听着首了依着夏龍溪饒受他一百兩銀子
還要動本參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拿着一百兩銀子到

我這裏再三央及，只要事不瞞你，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料也
過了日子，那裏希罕他這樣錢。况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
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
教他將房屋連夜拆了，到衙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
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情不過，宰了一口猪，送我一罈自造荷花
酒，兩包糟鱒魚，重四十斤，又兩疋桃花織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
有先見个情，提刑官應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個錢的。夏大人他
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搵些兒。拿甚過日。哥你自從到
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凡椿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凡件公事，
別的到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踰勢，有事不論青水，皇白得了錢，
在手裡就放了。成什麼道理。我便再三扯着不肯，你我雖是个武

職官兒，掌管着這刑條，還放些體面，纔好說。未了酒菜齊至，西門慶
將小金菊花盃，斟荷花酒，陪伯爵吃。不說兩個說話兒，坐更餘方

散，偏又插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氏放回家

去，又拘總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都各人面面相

覷，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擡子只落下韓二一

人在舖裡，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國又送了前給五錢銀

子，登時問保甲查寫那幾個名字，都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

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裡坐廝，該地方保

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裡，夏提刑先看報單，牛皮

街一牌四舖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個就斗韓二，第二個

車淡，第三個管世寬，第四個游守，第五個郝賢都叫過名去，然

後問韓二爲什麼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開口常
不在家住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几个光棍要便彈打胡擲詞兒
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
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几句被這夥棍徒不緣分說揪倒在地亂行
踢打獲在老爺案下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麼說那夥人
一齊告道老爺你信他巧對他是要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
嫂子王氏有姦王氏平日倚逞刁潑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們捉
住見有底衣爲證夏提刑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不見蕭成
怎的好回節級放了只說王氏腳小路上走不動便來那韓二在
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
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光棍來調戲他不遂擇

成這箇圈套因叫那爲首的軍淡上去問道你在那里捉住那韓

二來衆人道昨日在他屋裡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甚麼人保

甲道是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里進他屋裡保甲道越

牆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王氏也

是有服之親莫不許他上門行走相你這起光棍你是他什麼人

如何敢越牆進去却亦有理况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

非姦卽盜了百世中點愛姐官片如何得知喝令左右拿夾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

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况四五个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

刑杖一个个打的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

開口分付韓二出去听候把四个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

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个个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嚇恐他你四个

若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慌了等的家
下人來送飯稍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下尋人情內中有拿
人情與及夏提刑夏提刑說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
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
人情和的說去也帶筆妙絕有央吳大舅出來說的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
不敢來打點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個說道也不消
再央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住的開綉絹舖應大
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如湊了几十兩銀子封與應二教他
替咱們說說管情極好于是車淡的父親開酒店如情色也拉好氣也的車老兒為首
每人拿十兩銀子來其湊了四十兩銀子齊到應伯爵家次他對
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眾人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既替韓夥

計出力擺布這起人如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方便不若韓
夥計怪伯爵道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別自有處因把銀子兌了十

五兩勾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到所上只

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帶瓦楞帽兒插着金頭蓮瓣

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褲兒涼鞋淨襪說道二爹請

客位內坐教書童兒後邊角得龍口拿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拿茶與應二

爹你不動且要子兒等爹來家看我說不說角如畫那小廝就拿

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爹衙門裏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答應的來

說爹衙門散了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話說伯爵道

沒甚話書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裏把

那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僻靜

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送問都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我已替驛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驛夥計不怪沒奈何教他回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看你取巧對你爹說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大小四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分付教他再拿五兩來待小的替他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舅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爹不依小的蛇蝎臉兒好大面皮實對二爹說小的這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鈔兒轉送知掩生哥的六娘遶个灣兒替他說纏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他說你好友替他上心些他後晌些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早來家你教他明日早來罷

說畢伯爵去了這書童把銀子拿到舖子留下一兩五錢來教人

買了一罇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雞一錢銀子鮮魚一羽蹄子二

錢頂皮酥菓餡餅兒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送到來興兒屋裡央

及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潘金蓮不在家從早

間就坐轎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金蓮出門妙書童使書童

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拿在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罇金華酒

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裡的書童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孝

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順我良久書童兒進來見瓶兒在搗金

爐床上引着玳瑁貓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你送了這些東

西來與誰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的說書

童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瓶兒道賊囚你平白好好的怎

麼孝順我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罷在
小桌上教迎春取了把銀靈篩了來傾酒在鍾內雙手遞上去跪
下說道娘吃過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纔吃
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也是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
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
來說得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等參問休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
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寫下个帖兒在前邊書房內只說是娘
遊與小的教與參看娘再加一美言况昨日衙門裡爹已是打過
他爹胡亂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險李瓶兒笑道原
來也是這個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了
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

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

會排舖換錢干是不吃小鍾旋教迎春取了个銀盞盃盃來先

吃了兩鍾然後也回斟一盃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吃

快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磕了頭

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噴飯揀在一个碟兒裏教他吃

那小廚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不敢吃就出來了到了

前邊舖子裏還剩了一半點心噴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罈酒

請了傅夥計賈四陳敬濟來與兒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

吃了个淨光就忘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

都着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

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走到所上與西門

慶道

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人西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內坐下書童見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裡吃酒來這書童就向桌上硯臺下取出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裡與小的說是花大舅那裡送來說重淡等事六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書目看了遞與書童分付放在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裏與我書童一而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馥馥唇兒露着口糯米牙兒如何不愛正是淫心輒起搜在懷裡兩個親嘴唾舌頭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

餅身上薰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擦起他衣服褪了花褲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付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爹分付小的知道兩個在屋裡正做一處忽一個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向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裡是提刑的西門慶家那平安兒因書童見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撮着正沒好氣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顧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荆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里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運來報知累門上哥哥稟進去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方拿了他的轉帖人後邊打听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裏面轉過松墻只見書童見在窗外基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

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悄悄走在窗下所慶半日所見裏邊氣
呼呼的平地一片聲响西門慶叫道我的兒把身子調正着休
要動就半日沒所見動靜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香水洗手看
見平安兒書童兒在窓子下站立把臉飛紅往後邊拿水去了平
安拿轉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畫了知分付後邊問你二娘討
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拿了
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了
頭飾酒你吃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放着一罈金華酒便問是那
裏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
兒吃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罈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待
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着酒你又拿銀子買前日我除了丁

蠻子四十罈河清酒去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廝拿鑰匙取
去李瓶兒還有頭裡吃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雞肉一碟鮮魚滾動
教迎春安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薰肉放下桌兒在房中陪
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問這頓飯是那里可見平日家中受用
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相起問李瓶兒頭裏書童
拿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門外花大舅那里來說教
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沒依若不是我
定要送問這起光棍既是他那里分上我明日到衙門裏每人打
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嘴什麼模
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好
貴的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

方便兒也是你个陰陽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兒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拶打人得將就將就些兒那里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得情兒兩個正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眼壓着腿兒吃酒說道你每自在吃的好酒兒這咱晚就不想使个小厮接接娘去只有來安兒一个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子你倒放心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髻蓬鬆便滿面堆笑道小油嘴兒我猜你甞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你吃我使小厮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接着桌兒且堯跽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裡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

兒道左右今日你娘不在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目飲我心裡木不行吃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怎的就是娘在家遇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也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呵口茶兒罷我使迎春前頭叫个小厮接你娘去因把手中吃的那盞木樨芝蔴薑蔥泡茶湯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在手裡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一路寫其說道你不要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裡他還大些西門慶隔窓就叫平安兒那小厮應道小的在這裡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快拿个灯笼接去罷平安兒子是逕拿了灯笼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南來了原來兩個是熟抬輪的一个叫張川兒一个叫魏總兒

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杠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是如使了小的接娘來子金蓮道你爹想必衙門裡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裡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如旋叫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拿灯笼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一個跟着轎子又小只怕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個大的兒來接纔好小的纔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里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裡吃酒哩如真問了爹纔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听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冷笑罵道賊強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婦屋裏睡了長覺罷了到馬日只交長遠倚遲那尿胞種只休要响午錯了張川兒在這裡

聽着也沒別人你腳踏于家叫萬家戶那裡一個纏尿出來的孩子金蓮發段尺頭裁衣裳與他穿你家就是五十萬使得使不得

張川兒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人可是使不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好容易就能養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个大庄市人家老兒六十歲見居着祖父的

前程手裏無碑記的銀子可見說的牛馬成羣米糧無數了豈得妾成羣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七八個要個兒子花看樣兒也沒

有東廟裏打齋西寺裡修供捨經施像那里沒來到不想他第七個房裏生了個兒子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的一般成日如

同掌兒上看擊錦繡窩兒裡抱大糊了三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個養娘扶持成日見了風也怎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去了是

人家休怪小的說倒是發丟潑羞的還好金蓮道潑丟潑羞恨不
得成日金子兒裏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樁事對娘說小的若
不說到明日娘打听出來又說小的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
夥人爹衙門裏都夾打了收在監裡要送問他今日應二爹來和
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几兩銀子大包子拿到舖子裡就便鑿了
二三四使了買了許多東西頭飯在來興屋裡教他媳婦子鑿治
了搵到六娘房裏又買了一罇金華酒先和六娘吃了又到了前
邊舖子裡和傅二叔賈四姐夫安來與眾人打夥兒直吃到爹
來家時分纔散了金蓮道他就不讓你吃些平安道他讓小的好
不大胆的蠻奴才把娘每還不放在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
了他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裡幹的恁般營生況他在縣裡當過

門子什麼事兒不知道爹若不早把那蠻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

這一家子吃他弄的壞了各人吃各人金蓮問道在你六娘屋裏

吃酒吃的多大回平安兒道吃了好一日兒小的看見他吃的臉

兒通紅纔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爹也打

牙粘住了說什麼金蓮罵道恁賊沒廉耻的昏君強盜賣了兒子

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自然則又豈不嗎付平安等他再和那蠻

奴才在那里幹這齷齪營生你就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分付小的

知道娘也只放在心裡休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于是跟着轎子

直說到家門首潘金蓮下了轎先進到後邊拜見月娘月娘道你

住一夜慌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娘那里

一个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過活都擠在一个炕上誰住他又恐

怕隔門隔戶的教我就來了俺娘多多上覆姐姐多謝重禮于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衆人房裡都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裏說話逕來拜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臉迎接進房裏來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鍾酒兒教迎春快拿座兒與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盃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膽來家就不拜我拜兒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沒修福來哩奴才不大胆什麼人大胆看官所說潘金蓮這几句话分明訛調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不是雙席兒那西門慶怎曉得就理正是

情知語是針和線

就地引起是非來

第二十五回

此回單爲書童出色描寫也故上半篇用金蓮怒罵中樞出下半篇用伯爵笑話中點醒也

伯爵者乃作者點睛之筆也看他于此回內描寫書童一篇曲曲折折文字只用伯爵一笑話明白說出使通身皆現諸如後文山洞戲春嬌西門衙挂姐心事用伯爵數白話點明如此等類不可勝數故云伯爵作者點睛之妙筆遂成伯爵之妙舌也

平安吃醋固宜受禍書童以聽觀搖手亦被牽連內又插來安過子來興作耍賁四插科終以玳安作收因爲書童恬寵作襯是又借此爲玳安一插身分也席間必用伯爵打賁四

一錯一者見伯爵薦人純是貪利于西門家毫末着意小人
心意固是如此二者見賈四一向撰錢已露驕矜宜乎有錯
而王六兒即便上手較之賈四嫂尚候遲遲故賈四先須讓
韓道國一着也

希大一唱內于賞男寵時已露王六兒消息此所以為希大
也然唱亦精絕

未及于打燈籠一段間情照出金蓮之恨且收拾諸僕借問
棋童使畫童琴童玳安平安色色皆出而獨于問春梅時一
語結出畫童使層上爆出之花又層上收攏八來真千古的
史筆可惜令之老死床下作稗官野史悲夫我當為之一哭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為男寵報讐 書童兒作女性媚落

詩曰

娟娟遊冶童

結束類妖姬

揚歌倚箏瑟

豔舞逞媚姿

貴人一盡惑

飛騎爭相追

姍變邀恩寵

百態隨所施

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車淡四人再三尋入
情來說交將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
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
有理卽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磕頭
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就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

多人情來說，豈是它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再犯了我手裡，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里處斷公事不題，且說應伯爵擎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拿眼兒，睨着他書童，于是如此這般。昨日我替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裡發落去了。伯爵道：他四個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們話去了。到早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撲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安生。事了，正是：

禍患每從勉強得，

煩惱皆因不忍生。

却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盒內把人家送的桌面上响糖與他吃。那小廝于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凡兩銀子，大姐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裡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舖子裡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房裡和爹幹什麼營生。這書童听了暗記在心，也不題起。到次日西門慶早晨約會了，不往衙門裡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纔來家，下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是還沒來家。說畢，進到所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問道：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拿回帖打

發去了與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
娘們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侄女兒鄭
三姐伴媳婦兒西門慶送了茶去他那里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
娘拿了帖兒與他瞧西門慶說道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說畢出
來到書房裡坐下書童連忙拿炭火炆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
上去西門慶繫茶在手他慢慢挨近站立在桌邊良久西門慶掀
了个嘴兒使他把門關上用手擦在懷裡一手捧着他的臉兒西
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裡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替他弄
玉莖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沒人欺負你那小厮乘机就說小的
有椿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里就把平
安一節告說一遍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裡他和書童在窗外看觀



冤乎書童小的出來舀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
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听了心中大怒說道我若不
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這里書房中說話不題且說平安兒專
一打听這件事三不知走去報與金蓮原諒金蓮使春梅前邊來
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牆只是書童兒在那里弄松虎兒便道
姐來做什麼爹在書房裡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裡面
聽見裙子响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厮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
在桌上弄筆硯春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嘔喘兒說道你們悄
悄的在屋裡把門兒關着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伸睡在
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說什麼話你先行等我畧備備兒
就去那春梅那里容他說道你不去我就扯起你來西門慶怎禁

他死拉活拉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他在前邊寫什麼春梅道，他和小厮兩個在書房裡把門兒插着，現殺蠅了兒見的知道幹的，付麼蘭兒恰是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厮桌子根前推寫字，他爹便備刺在床上拉着，再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這屋裡，只怕有鍋鏟吃了他，是的心醋，賊沒廉恥的貨，你想有個廉恥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關上門做什麼來？左右是奴才具屁股門子鑽了，到晚夕還進屋裡和俺每沾身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里有此勾當？我看着他寫禮帖兒來，我便揉在床上的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寫札帖什麼秘密話，言什麼三隻腿的，金剛兩個臉角的象，怕人瞧見，明日吳大妗子家做三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的，也彙件甚麼子與我做拜錢，你不與莫不教我和野漢子耍大姐姐，是一套衣裳五錢銀子，別人也有鑿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沒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厨櫃內拿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貴紗片子，拿出去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上尋一件什麼與你便了。如今往東京送賀禮，也要凡疋尺頭一疋兒，尋下來罷。于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兩個南京色段，一疋大紅斗牛絲絲，一疋翠藍雲段。因對李瓶兒說要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拿帖段子舖討去罷。帶帶李瓶兒道：你不要舖子裡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哩，大紅衫兒藍裙，留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個都做了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拿與金蓮，瞧隨姐姐揀

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拿與金蓮，瞧隨姐姐揀

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個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又取去。金蓮道：「你的我怎好要李瓶兒道好姐姐，怎生忘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陳敬濟換了腰封，寫了二人名字，在上不題。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只見白賚光走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麼？」平安兒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賚光不信，逕入裏面所上見。」桶子圍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還沒來。」白賚光道：「既是送行，這咱晚也該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有甚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白賚光道：「沒甚話，只是許多時沒見，開來望望，既不在我等處，罷。」平安道：「只怕來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賚光不依，把桶子推開，進入所內，在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廝也不理他，由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門慶教



迎春托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白賚光在。所上坐着迎春兒，丟下段子，往後走不迭。白賚光道：「這不是哥在家，一面走下來，唱喏。」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須索讓坐。賤見白賚光頭戴着一頂出洗，覆盞過的，恰如太山遊到嶺的舊羅帽，見身見世一人所戴者，衣服也，可笑。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腳下敲着一雙木板，唱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皂靴，裏邊插着一雙一祿子蠅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檯，襪子坐下，也不叫茶。如此見弟見琴童在旁伺候，就分付把尺頭，抱到客房裡，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裡去了。白賚光舉手道：「一向欠情，及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厚意，我也常不在家，日逐衙門中有事。」如此見弟白賚光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坐所問事，到朔

望日子還要拜牌書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用番役打卯歸家便有
許多窮冗無片時間暇今日門外去國須南溪新陞了新平寨坐
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虛明日官身虛薛公公家請吃酒路
遠去不成虛後日又要打听接新巡按實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
公子又選了駙馬虛童太尉侄男童天徹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
僉書管事虛兩三層都要賀禮這道日通辛苦的了不的說了半
日話來安兒虛拿上茶來白賚光總拿在手裡吃了一口只見我
安虛皇着大紅帖兒往裏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爹來了外邊下馬
了西門慶就往後邊穿衣服去了白賚光虛在西廂房內打簾裡
望外張着良久夏提刑進到所上西門慶虛從後邊迎將來兩
個叙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虛童兒拿了兩盞茶來吃實夏提



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所姓會乙未進下
牌已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
係領勅衙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
尋个去所預備一頓飯虛里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
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里着人尋个菴觀寺院或是人家莊園亦
好教个厨役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教長官費心說畢又
吃了一道茶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
賚光還不去走到所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個月
沒往會裏去把會來就散了可憐十弟見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
事應二哥又不管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个
人到沒个人拿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為吳道官晚夕謝將又拜

了个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
咱哥做會首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
沒的說散便散了罷那里得工夫幹此事人情如畫遇閑時在吳先生
那里一年打上个醮答報天地就是了隨你們會不會不消
來對我說凡句話搶自的白賚光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
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棹兒拿了四碟小菜菴葷連
素一碟煎麵筋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酒上來西門慶
又討副銀鑲大鍾來斟與他吃了几鍾白賚光總起身西門慶送
到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戴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
賚光告辭去了西門慶回到廝上拉了把椅子坐下就一片聲叫
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站着嗎答應

的就是三四个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甚麼緣故說臉蠟
查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分付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
如何不听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沒
來家他不信強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來問他有話說下待爹來
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廝上榻子坐下落後不
想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胆子
兒人進來你在那里要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急令左右
你聞他口裡那排軍聞了一問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分付叫兩個
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個伏侍一个套上拶
指只顧擎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委實回爹不在他
娘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縮住跪上稟道拶上了西門慶道

再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分付打
二十棍須與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血淋西門慶喝令與
我放了兩個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聲呼與忍心西門慶罵
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小邊
壞我的事休吹倒我耳朵內把你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了
頭起來提着箍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畫童兒在旁邊說道把
這小奴才拿下去也拶他一面拶的小厮殺指兒似怪叫
小人得志這裡西門慶在前所接人不題單說潘金蓮從房裡出
來往後走剛走到大所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個在軟壁
後所覷金蓮便問你在此所甚麼見與玉樓道我在這里听他爹
打平安兒畫童小奴才也拶了拶子不知爲什麼一回似蓮

見過來玉樓叫住問他爲什麼打平安兒畫童道爹與他放進白
賚光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也不是爲放進白賚光來敢是爲他打

了象牙來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麼打得小厮這樣的賊沒廉
恥的貨亦發臉做了主了想有些廉恥兒也怎的雖如口却那棋亦恰當那棋

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
沒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蠻林林小厮攬

了人家說事几兩銀子買兩盒噎飯又是一罈金華酒接到李瓶
兒房裡和小厮吃了半日酒小厮纏出來沒廉恥貨來家也不言

語還和小厮在花園書房裡插着門兒兩個不知幹着什麼營生
平安這小厮拿着人家帖子進去見門闔着就在窓下站着了蠻

小厮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恥的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厮

假與也皆氣 金蓮亦必在內
打的臉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拾了管人受腳

見事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

蓮道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肱帶兒婦歡

喜的只兩個人一個在裏一個在外成日把魂恰似落在他身上

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們是沒時運的行動就是烏眼鷄一

般每語必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

今相他哩三姐你听着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今日為

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但來家就在書房裡今日我使春梅叫他

來誰知人在窓裏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哩春梅推門入去諷的

一个个眼張失道的到屋裡教我伙力數罵了几句他只顧左遮

右掩的先拿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

樓上尋去賊人胆兒虛自知理虧拿了他箱內一套織金衣服來

親自來伏我我只是不要他慌有此等利口可恨可恨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如姐揀

衫兒也得裙兒也得看了好拿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保了半

日我纔吐了口兒他讓我要了衫子我願世世不玉樓道這也罷

了也是他的保讓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

只怕爭着根兒的金剛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

鬆兒與他王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脊的是平安失語請玉樓

戲道六丫頭你是屬麵筋的倒且是有斬道說着兩個笑了只見

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邊吃蚰蟬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

個手拉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穿廊下坐說道你

兩個笑什麼金蓮道我笑他爹打平安兒月娘道真他恁亂唧唧

叫喊的，只道打什麼人，原來打他，爲什麼來，金蓮道：爲他打折了象牙了。月娘老實，便問象牙放在那里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個，嘻嘻哈哈，只顧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每笑什麼，不對我說。王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賚光來了。月娘道：放進白賚光，便罷了，怎麼說道打了象牙，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閉着，臊子坐。豈賢婦人語平白有要沒監來，人家撞些什麼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用下炕來了，望沒的扯臊，淡不說來，挑嘴吃罷了。良久，李瓶兒和大姐來到，衆人圍進吃，吃螃蟹。月娘分付小玉屋裡，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每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進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金蓮取死在此等失處月娘道：這咱

晚那里買燒鴨子，去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着深意，題自兒咀，暗着留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怎曉的話中之話，這里吃螃蟹，不題，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外邊，賁四來與衆人都亂來問平安兒，爹爲甚麼打你。平安哭道：我知爲甚麼來，與兒道：爹嗔他放進白賚光來了。平安道：早是頭裡你看着我，那等攔他，他只強着進去了，不想爹從後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躲在廂房裡，又不去，直等拳酒來，吃了，纔去倒茶的，打我這一頓，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他強自進來，管我起事，打我教那個賊天，殺以盜女婿的狗骨，吃了他家這東西，打背梁脊，下過來，與兒道：爛折脊梁骨，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噴食。



病把額根齣子爛弔了天下有沒廉耻皮臉的不相這狗骨禿沒廉耻來我家闖的狗也不咬賊雖飯吃花子吞的再不爛了賊忘八的屁股門子來與笑道爛了屁股門子人不知道只說是臊的家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家裡沒晚米做飯老婆不知餓了的怎麼樣的開的沒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裡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如教老婆煮漢做了忘八倒硬朗些不教下人唾罵我安在舖子裡飽頭篋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說平安兒我不言語驚的我慌虧你还答應主子當家的性格你还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善兒不要偏金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得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問便罷了以下的人爹又分付你答應不在家你怎的放人來不打你却打誰總為我

與春梅 賁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總學閑閑他又會禪一樣

成日只踢毬兒耍子眾人又笑了一回賁四道他便為放人進來這畫兒却為什麼也陪撥了一撥子是甚好吃的菓子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個陪客十個指頭套在撥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畫兒抹着手只是哭玳安道我兒少與你娘養的你感嬌把餛子兒拏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还不吃這里前边小廝熱甜不題西門慶在廂房中看着陳敬濟封了礼物尺頭寫了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一語接送蔡衙馬童堂上無痕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裏去了吳月娘與家房共五頂轎子頭戴珠翠身穿錦繡來與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妗家做生日去了止留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

金華酒一隻水鳥鷺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尾鮮魚帖子上寫
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因沒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擔留下待
的西門慶衙門回來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舖子里旋
叫了韓夥計來甚是說他没分曉又買這禮來做甚麼我決然不
受那韓道國拜說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
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友笑納
西門慶道這個使不得你是我門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
的禮卽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分
付左右只受了鷺酒別的禮都令抬回去了教小厮拏帖兒請應
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晌叫來保看着舖子你來坐坐
這道國說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西門慶又添買了

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翡翠軒捲棚內放下一張八仙桌兒應伯
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
三不受他他只顧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鷺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
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與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那
里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上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
肚子裡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兩個打雙陸不
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敘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
閉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拏來桌上擺了許多下飯把金
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觥兒篩熱了拏來教書童
斟酒伯爵分付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恁的不拏出螃蟹
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才那里有



一個螭鱗實和你說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螭鱗到如今娘們都吃了剩三醃了幾個分付小廝把醃螭鱗擺幾個來今日娘們都往吳姑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畫里拏了兩盤子醃鱗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個搶着吃的淨光因見書童兒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聽見今日你好友唱個兒我總吃這鍾酒那書童總待怕着手唱伯爵道這等唱一萬個也不算你裝龍似龍裝虎似虎下邊搽畫裝扮起來相個且兒的橫七絕好把是奉承却能因時致宜故妙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西門慶笑罵伯爵你這狗才專一至廝纏人因向書童道既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粉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裡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



往後間上房玉簫裝了四根銀簪子一個梳背兒雙鬢面前一件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頭陰子大紅對衿綉衫兒綠重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裡擦抹起來儼然就如個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生席邊雙手先遞上一盃與應伯爵頓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眉兒淡了誰描因春帶得愁來到春去綠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遙水遙我為你教隔期畫損了掠兒稍已寓逃走消息然又道出本意

伯爵聽了誇獎不已說道相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裡小娘兒便念的那些唱都熟熟了怎生如他這等滋潤哥不是俺們面獎似你這般的人兒在你

身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到說的正經話你休虧這孩子凡事衣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難爲李大人送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都是他和小婿小婿又要舖子裡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曾吃詩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待怎的書童只顧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廝打了個僉兒慢慢低垂粉頸咽了一口餘下半鐘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了個曲兒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童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箇曲子胡亂答應爹們罷了布

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那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了一個曲兒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韓道國慌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了個曲兒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里說罷不一時賁四進來向前作了揖傍邊安頓坐下玳安又取一雙鍾筋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西門慶因問他庄子上收拾怎的樣子賁四道前一層綠蓋瓦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都沒有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



這得五百那舊的都使不得砌牆的大城角也沒了墊地脚帶山
 子上土也添勾了百多車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
 灰不打緊我明日衙門裡分付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傳厥劉公
 公說送我些磚兒你開個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半八
 情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賣四道昨日老爹分付門外看那庄子今
 早同張安兒去看原來是向皇親家庄子大皇親沒了如今向五
 要賣神路明堂咱們不要他的講過只折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
 層群房就勾了他口氣要五百兩到跟前拿銀子和他講三百五
 十兩上也該拆他的己方蓋造如有折賣者可嘆休說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
 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來是向五的那庄子向五被
 人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裏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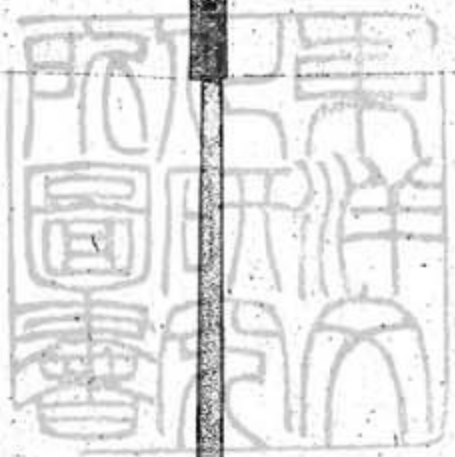
着羅存兒如今手裡弄得沒錢了你若要與他二百兩銀子他也
 罷了冷手搥不着熱饅頭西門慶分付賁四明日拿了兩錠大銀
 子同張安兒和他請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折了來罷賁四道小人
 理會良久後邊拏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斟上陪衆
 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個
 骰盆兒俺們行個令兒吃總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往前邊六娘屋
 裡取個骰盆來映瓶兒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梢已
 先到西門慶耳邊說六娘房裡哥兒哩迎春姐叫爹着個人兒接
 接六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盞快叫個小廝拏燈籠接去因問那
 兩個小廝在那里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拏兩個燈籠接去了
 描定處刺金有金蓮伯爵見盆內放着六個骰兒即用手拈着一個說我
 連門外一回

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兒合着點數兒如說不過來罰一
大盃酒下家鳴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椿兒不會定罰一
大盃西門慶道怪狗才忒鄙刁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飲此飲
遵你管我怎的叫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爹然後好行令西門
慶笑而飲之伯爵道眾人听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說道
張生醉倒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盃兩小盃果然是個么西門
慶叫書童兒上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兒道我唱
個折桂令兒你所罷唱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撐撐眉蹙春山眼橫秋水
鬢結着雲鬢乾用思撒不下一時半霎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
疲也因他病也 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難的

菩薩已爲五六
兒作線

伯爵吃了酒過盃與謝希大擲輪着西門慶唱謝希大拏過骰兒
來說多謝紅兒扶上床什麼時候三更四點可是作怪擲出個四
來伯爵道謝子純該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得書童兒
滿斟了兩盃先吃了頭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人把一碟子學
齋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
子舖問可有樵子麼那人說有取來看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
裏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顧吃那人道我圖他潤肺那賣
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却心疼衆人都笑了伯爵道你若心疼再拏
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籃越發越聰的謝希大吃了第三該
西門慶擲說留下金釵與表記多少重五六七十錢西門慶拈起骰



竟來擲了個五書童兒也只斟上兩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
 吃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
 數計唱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賁四道我不會唱說個笑話兒罷
 不讓便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
 帶驕意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
 何姦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脚也朝東姦來官云胡說那里有個
 缺着行房的道理旁边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官稟若缺刑房待
 小的補了罷伯爵道好賁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府又不
 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此言說
 把他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于無心伯爵道什麼話
 檀木靴沒了刀兒只有刀鞘罷了可那賁四在席上終是坐不住
 去又不好去如坐針氈相似西門慶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擲

賁四纏待拿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边有人尋你
 我問他說是審上人這賁四已不得要考聽見這一声一個金蟬
 脫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數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
 小人遵令了說道夫人將捧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
 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個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你爹
 也篩上听我這個笑話一個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
 主門首徒弟把絲兒鬆了些引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相沒屁
 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一語點西
 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才狗口裏吐出什麼象牙來這里飲酒不題
 且說玳安先到前边又叫了畫童擎着燈籠來吳大妗子家接李
 瓶兒瓶兒所見說家裏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錢就要告

薛來家吳大姑二姑子那里肯放好友等他兩口兒上了拜兒月娘道大姑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裡没人孩子好不學他吳哩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姑子纔放了李瓶兒出門球安去下書童和琴童兒兩個隨轎子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等四乘轎子只打着一個燈籠况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時分月娘問別的燈籠在那里如何只一個棋童道小的原學了兩個來玳安要了一個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便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們頭裡學幾個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學了兩個來落後玳安與書童又要了一個去把書童換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沒拿燈籠來書童道我和他又拿一個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個就罷



了怎的又問你要這個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強着奪了去金蓮便叫吳月娘姐七你看玳安恁賊猷勤的奴才等到家和他答話月娘道奈煩孩子家裡緊等着叫他打了去罷了金蓮道姐七不是這等說俺便罷了你是個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还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點着一個燈籠顧那些兒的是說着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進門就問玳安兒在那里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勤的囚根子問日你只認清了單揀着有正火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脚兒踢七兒有一個燈籠把着罷了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廝也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倒占了兩個燈籠俺們四頂轎子反打着一個燈籠俺們不是爹的老

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擎了來哥兒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休要認差了冷甯上着一把兒熱甯上着一把兒總好俺們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膀子骨撞折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着眾人說我精攢氣的營生平白爹使我接去那被五娘罵了恁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爹在那單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扮了唱的在加里唱哩娘每瞧上去二人同走到捲棚

稿子外往裏觀看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只相線兒提的不堪冷眼一觀謝希大醉的把眼兒通睜不開不堪一觀書童便

粧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不堪一觀西門慶悄書童使琴童兒抹了伯爵

一臉粉又擎草圈兒從後邊悄同兒弄在他頭上作戲把金蓮和

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

把醜都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總

往後邊去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裡睡

去了金蓮歸房因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甚麼話來春梅道沒話

甚麼金蓮又問那沒廉耻貨進他屋裡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娘來

家爹往他房裡還走了兩遭金蓮道真個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



對爹說了，經使小厮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也罷了。我說又是馮廉那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是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教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玉簫借了金蓮道：再要來休要與秋秋奴才穿。一語結住書童一篇文字說畢，見西門慶不來，使性兒關門睡了。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庄子上，撰錢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親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管工行令之間，可兒賁四不防頭說出這個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錯，使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有疏魚應書怕次日封了三兩銀子，親到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心，何故行此事實。賁四道：小人一向缺祀，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于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賁四

出門拏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湊兒沒布裙，賁四這狗啃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在碗兒就不用管。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拏銀子成回五家。庄子上向撰的錢也勾了。又明我前日在酒席上拏言語借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兒們冬衣了。正是

祇恨閒愁成懊惱，豈知伶俐不如痴。



第三十六回

此回乃作者放筆一寫仕途之醜。勢利之可畏也。夫西門市井小人。逢迎翟雲峰。不惜出妻獻子。何足深怪。乃蔡一泉。魏魏。楊首甘心作權奸假子。且而矢口以雲峰爲榮。止因十數金之利。屈節于市井小人家。豈不可恥。吾不知作者有何深惡之一人。而借此以醜之也。

安郎中蓋作者借之作陪客。以結書童之餘文也。蓋此書每傳一人必伏線于千里之前。又流波于千里之後。如宋蕙蓮既死。猶餘山洞之鞋等是也。今書童于上兩回已極力描寫。此處若猶必呆寫。便非文理。若便置不寫。又情又何突然。無餘韻。故于請蔡狀元時。用安郎中作陪。而令其有龍陽好。閉

中又將書童點出餘韻也作者用意蓋如此看官知之乎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

詩曰

既傷千里目 還驚遠去魂

豈不憚跋涉 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一諾 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 黃金何足論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接了新巡按又到庄上賙勞做活
的匠人至晚來家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
京裡順便補了一封書札來說是大師爺府裡翟大爹寄來與爹

的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
慶听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寫着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

卸擺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手標屢辱厚情感
愧何盡前蒙馳諭生銘刻在心凡百于老爺左右無不盡力扶
持所有小事曾托盛价煩增想已為我處之矣今因鵠便薄具
帖金十兩奉賀兼候起居伏望俯賜同音生不勝感激之至外
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奉敕回籍省親道經貴處仍望
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至祝至祝秋後一日信

西門慶看畢只顧咨嗟不已說道快叫小廝叫媒人去我什麼營
生就忘死了描小人之態如畫吳月娘問什麼勾當西門慶道東京大師





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史及我這里替他尋個女子不掙錢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長粧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去他一一還我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亂着上在七事入事就把這事忘死了來保又日逐往館子裡去了又不題我今日他老遠的教人稍書來問尋的親事怎樣了又寄了十兩折禮銀子賀我明日差人就來討回書你教我怎樣回替他教他就怪死了寫送通叫了媒人你分付他好友上緊替他尋着不拘大小人家只要好女兒或十五六十七八的也罷該多少財禮我這里與他再不把李大姐房裡綉春倒好模樣兒與他去罷不嫌出妻馱子月娘道我說你是個火燎腿行貨子這兩三個月你早做什麼來人家央你一場替他看個真正女

子去也好那了頭你又收過他怎好打發去的你替他當個事辦他到明日也替你用的力如今急水發怎麼下得槩比不得買什麼兒拿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閉門女子好及不同也等這媒人慢慢尋着將來你倒說的好自在話兒西門慶道明日他來要回書怎麼回答他月娘道虧你還斷事這些勾當兒便不會打發人等那人明日來你多與他些盤纏寫書回覆他只說女子尋下了只是衣服粧奩未辦還待几時完畢然則月娘非一味老實者這里差人送去打發去了你這里教人替他尋也不遲此一舉兩得其便纏幹出好事來也是人家托你一場西門慶笑道說的有理一面叫將陳敬濟來隔夜修了回書次日下書人來到西門慶親自出來問了備細文問蔡狀元几時船到好預備接他那人道

小人來時蔡老爹總辭朝京中起身翟參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
 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里多少只願借與他寫書去翟參那裡如
 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翟參隨他要多少我這里無不奉命
 說畢命陳敬濟讓去廂房內管待酒飯臨去交割回書又與了他
 五兩路費那人拜謝歡喜出門長行去了看官所說當初安忱取
 中頭甲被言官論他是先朝宰相安悖之弟係黨人子孫不可以
 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蘊擢為第一做了狀元投在蔡京門下
 做了假子陸祕書省正事給假省親先插安忱且說月娘家中使小廝
 叫了老馮薛嫂兒并別的媒人來分付各處打所人家有好女子
 拿帖兒來說不在話下一日西門慶使來保往新河口打听蔡狀
 元船隻原來就和同榜進士安忱同船這安進士亦因家貧未續



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辭朝還家續親因此二人同船來到新河
 口來保拿着西門慶拜帖來到船上兒就送了一分下程酒麵雞
 鷄下飯鹽醬之類蔡狀元在東京翟謙已預先和他說了清河縣
 有老爺門下一个西門千戶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禮亦是老爺抬
 舉見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這蔡狀元牢記在心見西
 門慶差人遠來迎接又餽送如此大禮心中甚喜次日就同安進
 士進城來拜西門慶已是預備下酒席因在李知縣衙門吃酒看
 見有一起蘇州戲子唱的好旋叫了四個來答應蔡狀元那日封
 了一端絹帕一部書一雙雲履安進士亦是書帕二事四袋茶芽
 四柄杭扇各具官袍烏紗先投拜帖進去西門慶冠冕迎接至所
 上敘禮交拜獻畢贊儀然後分賓主而坐先是蔡狀元舉手欠身

說道京師翟雲峰甚昇稱道賢公閱覽名家清河巨族久仰德望
未能謹候今得晉拜堂下為幸多矣西門慶答道不敢昨日雲峰
書來且道二位老先生華翰下臨理當迎接奈公事所繫望乞寬
看因問三位老先生仙鄉尊號蔡狀元道學生本貫滁州之匡廬
人也賤號一泉僥倖狀元官拜秘書正字給假省親安進士道學
生乃浙江錢塘縣人氏賤號鳳山見除工部觀政亦給假還鄉續
親敢問賢公尊號西門慶道在下卑官武職何得號稱詢之再三
方言賤號四泉緊蒙蔡老爺抬舉雲峰扶持襲錦衣于戶之職見
仕理刑實為不稱蔡狀元道賢公抱負不凡雅望素著休得自謙
叙畢禮話請去花園捲棚內寬衣蔡狀元辭道學生歸心匆勿行
舟在岸就要回去既見尊顏又不遺舍奈何奈何今人常食西門慶道

蒙二公不棄蝸居伏乞暫駐文旌少留一飯以盡芹獻之情蔡狀
元道既是雅情學生領命一面脫去衣服二人坐下左右又換了
一道茶上來蔡狀元以目瞻顧園池甚館花木深秀一望無際心
中大喜極口稱羨道誠乃蓬瀛也于是抬過棋桌來下棋西門慶
道今日有兩個戲子在此伺候以供宴賞安進士道在那里何不
令來一見不一時四個戲子跪下磕頭蔡狀元問道那兩個是生
且叫甚名字內中一個說道小的粧生叫荀子孝那一個裝旦的
叫周順一個貼旦叫袁瑛那一個裝小生的叫胡慥安進士問你
們是那里子弟荀子孝道小的都是蘇州人安進士道你等先粧
扮了來唱個我們听四個戲子下邊粧扮去了西門慶令後邊取
女衣叙梳與他教書童也裝扮起來共三個且兩個生在席上先

唱香囊記大所正一面設兩席蔡狀元安進士居上西門慶下邊主位相陪飲酒中間唱了一招下來安進士看見書童兒裝小且便道這个戲子是那里的西門慶道此是小伶書童安進士叫上去賞他酒吃說道此子絕妙而無以加矣又爲書童捕寫蔡狀元又叫別的生且過來亦賞酒與他吃因分付你唱个朝元歌花邊柳邊荀子孝答應在旁拍手道

花邊柳邊簷外晴絲捲山前水前馬上東風軟自軟行踪有如蓬轉盼望家鄉留戀雁杳魚沉離愁滿懷誰與傳日短北堂萱空勞魂夢牽洛陽遙遠几時得上九重金殿刺入宦海中人心目唱完了安進士問書童道你們可記的王環記恩德浩無邊書童答道此是白眉序小的記得隨唱道

恩德浩無邊父母重逢感非淺幸終身托與又與姻緣風雲會異日飛騰鸞鳳配今諧繾綣料應夫婦非今世前生種玉藍田

又刺入鍊夫心目

原來安進士杭州人喜尚男風見書童兒唱的好拉着他手兒兩

个一遞一口吃酒良久酒闌上來西門慶陪他復遊花園向捲棚

內下棋令小厮拿兩個果盒三十樣都是細巧菓茶鮮物下酒蔡

狀元道學生們初會不當深擾灑府天色晚了告辭罷西門慶道

豈有此理因問蔡公此回去還到船上蔡狀元道暫借門外永福

寺寄居是欲留西門慶道如此就門外去也晚了不如老先生把

手下從者止留一二人答應其餘都分付回去明日來接庶可兩盡其情蔡狀元道賢公雖是愛客之意其如過擾何當下三人一

同分付手下都回門外寺裡歌去，明日且拿馬來接家人應話去了。不在話下，二人在捲棚內下了兩着棋子，弟唱了兩摺，恐天晚了，西門慶與了賞錢打發去了。止是書童一人席前遍酒伏侍，看看吃至掌燈，二人出來更衣。蔡狀元拉西門慶說話，學生也去回鄉，首親路費缺少。正西門慶道：「不勞老先生分付，雲峰命一定先領。反說雲峰狀元良久讓二人到花園，還有一處小亭，請看地二人引轉過粉牆，來到藏春塢雪洞內，裡面綉騰騰，掌着灯，獨小琴桌上早已陳設奠酌之類，床榻依然，琴書滿酒，從新復飲。書童在旁歌唱，蔡狀元問道：「大官，你會唱紅人仙桃。」書童道：「此是錦堂月，小的記得，于是把酒都斟，拿住南腔，扣手唱了一個。」又白描安進士听了，喜之不勝，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將盃中之酒一吸而飲。」

之。那書童在席間穿着翠袖紅裙，勤着銷金，盃兒高擎，玉筍捧上酒，又唱了一個。當日直飲至夜分，方纔歇息。西門慶裁春塢翡翠，盃兩處俱設床帳，鋪陳綾錦被褥，就派書童安兩個小廝，各應西門慶道了安置，方回後邊去了。到次日，蔡狀元安進士跟從人夫，騎馬來接西門慶所上擺酒伺候，饌飲下飯，與腳下人吃教兩個小廝，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段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段一端，合香三百，領絹一端，白金三十兩。蔡狀元固辭再三，說道：「但假十數金足矣，何勞如此太多？」又蒙厚贖，安進士道：「蔡年兄領受，學在不當，西門慶笑道：「些須微禮，表情而已。」老先生榮歸，續親在下，少助一茶之需，于是二人俱出席謝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一面令家人各收下去，一面與西門慶

相別說道生輩此去暫違合教不日旋京倘得寸進自當圖報安
進士道今日相別何年再得奉接尊顏又為後會作引西門慶道學生蝸
居屈尊多有褻慢幸惟情恕本當遠送奈官守在身先此告過送
二人到門首看着上馬而去正是

博得錦衣歸故里 功名方信是男兒

第三十七回

此回乃一百回作結之因也夫愛姐不上東京道國何山遠
遁道國不遠遁又何由于大馬頭過守備府之陳敬濟愛姐
不過敬濟何由敬過而守節哉然則趨奉翟謙僧是身解之
意

王六兒者子固云效潘六兒之尤而特甚者也然而撮合必
用馮媽媽者使看者眼中又時時不冷落雁兒也文筆之聯
絡處如此誰其知之

王六兒與西門慶交純以利者也故初會即騙了頭再會即
騙房子

老馮擺兒之奶娘也一旦得王六兒之些須浸潤遂棄擺兒

如路人寫此等人。真令其心肺皆出。

如賈誼何等。皆開寫其月娘之好佛也。讀者不可忽此間筆。今古稗官中。不能及之者。總是此等閒筆難學也。

第三十七回

馮媽媽說嫁韓愛姐

西門慶包占王六兒

詞曰

淡粧多思更的的。頗回眇眇。便認得琴心。先許與縮合歡。雙帶記。華堂風月逢迎。輕嚔淺笑。媽無奈。向睡鴨爐邊。翹楚屏裡。暗記香偷解。

右讀演前

話說西門慶打發蔡狀元安進士去了一日。騎馬帶眼紗在街上。

喝道而過。撞見馮媽媽。便叫小厮叫住。到面前問他你尋的那女

子怎樣了。如何也不來回話。婆子說道。這兩日雖是看了几个都

是賣肉的挑擔見的。怎好回你老人家話。不恨天使其便。眼跟前

一个人家女兒。就想不起來。十分人村屬馬的交新。一十五歲若

不是昨日打他門首。過他娘話我進去吃茶。我還不得看見他哩。

總弔起頭兒。戴着雲髻兒。好不筆管兒般直縷的身子兒。纏得兩

隻腳兒。一些些搽的濃濃的臉兒。又一點小小嘴兒。鬼精靈兒。是

的他娘說他是五月初五日養的小名叫做愛姐。休說俺們愛就

是你老人家見了也愛。的不知怎麼樣的哩。西門慶道。你看這老

媽媽子。我平白要他做甚麼家裡放着好少兒。實對你說了罷。此

是東京蔡太師老爺府裡大管家翟參要做二勇園生長。托我替

他尋你若與他成了管情不虧你因問道是誰家女子問他討个
庚帖兒來我瞧馮媽媽道誰家的我教你老人家知道了罷遠不
一手近只在一磚不是別人是你家開絨線韓夥計的女孩兒你
老人家要相看等我和他老子說討了帖兒來約會下个日子你
只顧去就是了西門慶分付道既然如此這般就和他說他若肯了
討了帖兒來宅內回我請那婆子應諾去了過兩日西門慶正在
前所坐的忽見馮媽媽來回話拿了帖兒與西門慶瞧上寫着韓
氏女命年十五歲五月初五日子時生便道我把你老人家的話
對他老子說了他說既是大爹可憐見孩兒也是有造化的但今
是家寒沒些備辦西門慶道你對他說不費他一絲兒東西凡一
應衣服首飾粧奩箱櫃等件都是我這里替他辦備還與他二十

兩財禮教他家止辦女孩兒的鞋腳就是了臨期還教他老子送
他往東京去比不的與他做房裡人翟管家要圖他生長做娘子
難得他女兒生下一男半女也不愁个大富貴馮媽媽道他那裡
請問你老人家几時過去相着好預備西門慶道既是他應允了
我明日就過去看看罷他那里要的就對他說休要他預備什
麼我只吃鍾清茶就起身馮媽媽道爺樂你老人家上門兒怪人
家雖不稀罕他的也略坐坐兒夥計家莫不空教你老人家來了
西門慶道你又不是了你不知我有事馮媽媽道既是恁的等我
和他說一面先到韓道國家對他渾家王六兒將西門慶的話一
五一十說了一遍明日他衙門中散了就過來相看教你一些兒
休預備他只吃一鍾茶看了就起身王六兒道真个媽媽子休要

說謊馮媽媽道你當家稱呼不恁的說我來哄你不成他好少事一路以

兒家中人來人去通不斷頭的婦人听言安排了酒食與婆子吃

了打發去了明日早來伺候到晚韓道國來家婦人與他商議已

定早起往高井上叫了一担甜水買了些好細菓仁放在家中還

往鋪子裡做買賣去了丟下老婆在家醜粧濃抹打扮的喬模喬

樣洗手剔甲梢抹盞盞乾淨剃下菓仁頓下好茶等候馮媽媽先

來攬撥西門慶衙門中散了到家換了便衣靖巾騎馬帶眼紗玳

安琴童兩個跟隨逕來韓道國家下馬進去馮媽媽連忙請入裏

面坐下良久王六兒引着女兒愛姐出來拜見這西門慶且不看

他女兒不轉睛只看婦人見他上穿着紫綾襖兒玄色段金比甲

玉色裙子下邊顯着趨趨的兩隻腳兒生的長挑身材紫膛色瓜

子臉描的水豔長長的正是未知就裡何如先看他粧色油樣他

見

淹淹潤潤不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娘姨娉媵懶染鉛華生定

精神秀麗兩彎眉回遠山一對眼如秋水檀口輕開勾引得蜂

狂蝶亂織腰拘束暗帶着月意風情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聞

琴卓文君

西門慶見了心搖目蕩不能定止口中不說心中暗道原來韓道

國有這一個婦人在家怪不的前日那些人鬼混他一眼將前

見他女孩兒生的一表人物暗道他娘母兒生的這般人物女兒

有个不好的婦人先拜見了教他女兒愛姐轉過來望上向西門

慶花枝招展也磕了四个頭起來侍立在旁老媽連忙拿茶出來



婦人用手抹去盞上水漬，令他遞上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着。這女子烏雲鬢髻，粉黛盈腮，意態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自與六不謂愛姐，如便令玳安，包內取出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教老媽安放在茶盤內。他娘忙將戒指帶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回房去了。西門慶對婦人說，遲兩日接你女孩兒往宅裡去，與他的衣服這些銀子，你家中替他做些鞋腳兒。婦人連忙又磕下頭去謝道：俺們頭項腳踏都是大爹的孩兒的事，又教大爹費心，俺兩口兒就殺身也難報大爹又多謝爹的，插帶厚禮。西門慶問道：鞦韆計不在家了？婦人道：他早晨說了話，就往舖子裡走。孔明日教他往宅裡與爹磕頭去。西門慶見婦人說話乖覺，一口一聲只見爹長爹短，就把心來感動了。臨出門上，復他孩去罷。婦

人道再坐坐，西門慶道不坐了。三句九字句于是出門，一直來家。

把上項告月娘說了，月娘道也是于里姻緣着緣牽，既是鞦韆計

這個女孩兒好，也是俺們費心一場。西門慶道：明日接他來住兩

日兒，好與他裁衣服。我如今先拿十兩銀子，替他打半副頭面簪

釵之類。月娘道：及緊債做去，正好後日教他老子送去。咱這里不

着人去罷了。西門慶道：把舖子關兩日也罷，還着來保同去就府

內問聲前日差去節給送蔡駙馬的禮，到也不會話休，饒舌過了

兩日。西門慶果然使小廝接韓家女兒，他娘王氏買了禮親送他

來進門。與月娘大小眾人磕頭拜見，說道：蒙大爹大娘并衆娘每

抬舉孩兒，這等費心。俺兩口兒知感不盡。先在月娘房擺茶，然後

明間內管待。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陪坐。與後文上紙受辱對照

西門慶與他買了兩疋紅綠路緙兩疋綿紗和他做裡衣兒又叫
了趙裁衣替他做兩套織金紗段衣服一件大紅粧花段子袍兒
他娘王六兒安撫了女兒晚夕回家去了西門慶又替他買了半
副嫁粧描金箱籠盞粧鏡架盒確銅錫盆淨桶火架等件非止一
日都治辦完備寫了一封書信擇定九月初十日起身西門慶問
縣裡討了四名快手又撥了兩名排軍執袋弓箭隨身來保鞫道
國慶了四乘頭口緊緊保定車輛暖轎送上東京去了不題去的
王六兒在家前出後空整哭了兩三日借勢便入一日西門慶無事騎
馬來獅子街房裡觀看馮媽媽來遞茶西門慶與了一兩銀子說
道前日韓夥計孩子的事累你這一兩銀子你買布穿娶子連忙
磕頭謝了西門慶又問你這兩日沒到他那邊走走馮媽媽道老

身那一日沒到他那里做伴兒坐他自從女兒去了他家裡沒人
他娘再靠慣了他整哭了兩三日這兩日纏緩下些兒來了他又
說孩子事多累了爹問我爹曾與你些辛苦錢兒沒有我便說他
老人家事忙我連口也沒曾去隨他老人家多少與我些兒我敢
事也許我等他官兒回來重重謝我哩總是媒人西門慶道他
老子回來已定有些東西少不得謝你說了一回話見左右無人
悄悄在婆子耳邊如此這般你閑了到他那里取巧兒和他說就
說我上覆他閑中我要到他那里坐半日看他肯也不肯我明日
還來討回話那婆子掩口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兒偷皮
匠逢着的就上一鉞搬了个金娃娃還要尋他的娘母兒哩趣絕
夜晚些等老身慢慢皮着臉對他說爹你還不知這婦人他是咱

後街宰牲口王屠的姣子，排行叫六姐，屬蛇的二十九歲了，雖是打扮的嬌樣，到沒見他輸身你老人家。明日來等我問他討個話兒，回你西門慶道是了。說畢，騎馬來家。婆子做飯吃了，鎖了房門，慢慢來到婦人家。婦人開門，便讓進房裡坐。道：我昨日下了些麵，等你來吃，就不來了。婆子道：我可知要來哩。到人家就有許多事，掛住了腿，動不得身。婦人道：剛纔做了熟飯炒麵，見你吃些。婆子道：老身纔吃的飯，來呷些茶罷。那婦人便濃濃點了一盞茶，遞與他，看着婦人吃了飯。婦人道：你看我恁苦，有我那冤家靠定了，他自從他去了，弄的這屋裡空落落的，件件的都看了，我弄的我鼻兒烏嘴兒黑，相個人模樣，到不如他死了，扯斷腸子罷了。似這般，遠離家鄉去了，你教我這心怎麼放的下來。急切要見他，見也不能勾，說着眼酸酸的哭了。婆子道：說不得，自古養兒人家熱騰騰，養女人家冷清清，就是長一百歲，少不得也是人家的。你如今這等報怨，到明日你家姐姐到府裡，腳硬生下一男半女，你兩口子受用，就不說我老身了。前章婦人道：大人家的營生，三層大雨，層小知道怎樣的。等他長進了我們，不知在那裡晒牙搗骨去了。婆子道：恁的恁般說，你們姐姐比那個不聰明伶俐，愁針指女工，不會各人裙帶衣食，你替他愁兩個一遞一句說勾，長久看着說得人港。婆子道：我每說個傻話兒。媒婆拖人下水往你家官人不在，前後恁空落落的，你晚夕一個人兒，不害怕麼。婦人道：你還說哩，都是你弄得我。肯晚夕來和我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成，我舉保個人兒來與你做伴兒。肯不肯。筆尖較婦人問是

第一詩書
三十七回

誰婆子掩口笑道一客不煩二主宅裡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里如此這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兒你怎麼說這里無人你若與他四上了愁沒吃的穿的使的用的可矣總是爲此走熟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彙得一所強如在這僻格刺了里婦人听了微笑說道他宅裡神道相似的几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及如此接來真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是你緣法奏巧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的肯到我房子裡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累我落後無人在跟前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子見他吐

了口兒坐了一回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歡喜忙稱了一兩銀子與馮媽媽拿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拿籃子買了許多噴飯菜蔬菓品來厨下替他安排婦人洗手剔甲又恪了一筋麵餅明間內指抹桌倚光鮮西門慶約下干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廝跟隨送到門首下馬進去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去晚上來接止留玳安一人答應西門慶到明間內坐下良久婦人扮的齊齊整整出來拜見說道前日孩子累爹費心一言難盡西門慶道一時不到處你兩口子休抱怨婦人道一家兒莫大之恩豈有抱怨之理盪了四個頭馮媽媽拿上茶來婦人過了茶見馬回去

了。我安把大門關了，婦人陪坐一回，讓進房裏坐。正面紙窗門兒，廂的炕床掛着四扇各樣顏色綾剪貼的張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吊屏兒上，桌鑑粧鏡架，盒罐錫器，家活堆滿地下，插着捧兒香，上面設着一張東坡椅兒。西門慶坐下，婦人又濃濃點一盞胡桃夾，盞筍泡茶遞上去。西門慶吃了，婦人按下盞在下邊炕沿兒上，陪坐問了回家中長短。西門慶見婦人日已拿托盤兒，說道：「你這裡還要小孩子使繙好？」婦人道：「不瞞爹說，自從俺女兒去了，凡事不方便，少不的奴自己動手。」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明日教老馮替你，你看个十三四歲的了頭子，且胡亂替替手腳。」婦人道：「也得俺家的來，少不得東轉西轉的。」央馮媽媽尋一个孩子，便西門慶道：「也不消該多少銀子，等我與他。」我比俺家的一樣。那婦人道：「怎好又煩費你。」

七人家自意思，你老人來還少哩。西門慶見他會說話，心中甚喜。一面馮媽媽進來，安放桌兒。西門慶就對他說：「尋使女一節，馮媽媽道：『爹既是許了你，拜謝拜謝。』見南首趙嫂兒家有个十三歲的孩子，只要四兩銀子，教爹替你買下罷。」婦人連忙向前道了萬福。不一時，擺下案碟菜蔬，篩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又下禮去。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个小梳兒，上坐下厨下老媽，將暖飯菜菓一一送上。又是兩筋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裏捲了，用小碟兒托了，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房中盃盞去，做一處飲酒。玳安在厨房裡，老馮陪他另有坐處，打發他吃不在話下。彼此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

前一語與他做一處說話。通酒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盪一口見飲酒見無人進來，攬過脖子來親嘴，咂舌婦人便舒手下邊籠搭西門慶玉莖。是初會彼此淫心蕩漾，把酒停住不吃了，掩上房門，褪去衣褲，婦人就在裏邊炕床上伸開被褥，那時已是日色平西，時分。倫有西門慶乘著酒興，順袋內取出銀托子來使上，婦人用手打弄，見香稜跳腦，紫強光鮮，沉甸甸。是手中甚是粗大一壁，坐在西門慶懷裏，一面在上兩個口，攬著一字親嘴，婦人乃躊躇一足以手導那話，入牝中兩個揆一回，西門慶摸見婦人肌膚柔膩，牝毛疎秀。是初會是既八後老令婦人仰臥于床，背把雙手提其雙足，置之于腰，眼間肆行抽送，怎見得這場雲雨，但見

威威風迷翠榻，殺氣培鴛鴦，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帳中鬪勇，男

兒氣急使鎗，只去牝心窩，女師心非開口，要來吞腦袋，一個使雙砲的往來攻打，內禡兵一個輪傍脾的上下夾，迎騰下將一個金鷄獨立高蹠，玉腿弄精神，一個枯樹盤根，倒八翎花來刺牝，戰良久，朦朧星眼，但動些鬼麻上來，鬧多時，藏櫃與腰再戰，百回揆不去。此與必用發語已伏西門慶死子六兒手散毛洞主倒上橋放水去，淹軍馬甲將軍虛救鎗側身逃命，走臍骨落馬，須臾蹂躪肉為泥，溫鬚統呆頃刻，跌翻深淵底，大披掛七零八落，猶如急雨打殘花，錦套頭力盡，筋輪恰似猛風飄敗葉，疏黃元帥，盔盔甲散走無門，銀甲將軍守住老營，還要命，正是愁雲比土九重天，一塊敗兵連地滾。既後編能又寫半篇文字

原來婦人有一件毛病，但凡交姦，只要教漢子幹他後庭花在下。

邊揉着心子，纏過金蓮書童，不然隨問怎的，不得去身子，就是韓

道國與他相合，倒是後邊去的，多前邊一月走不的，兩三遭見，第

二件積年好，咍髻髮，把髻髮常遠放在口裏，一夜他也無个是處，

隨問怎的，出了越禁不的，他吮喉挑弄，登時就起，自這兩椿兒可，

在西門慶心坎上，當日和他纏到起，更纏回家，婦人和西門慶說，

參到明日再來，早些百日裏，唱破工夫，脫了衣裳，好生耍耍，然則猶未

盡西門慶大喜，到次日到了獅子街，綠舖裏，就兌了四兩銀子，與

馮媽媽討了，頭使喚，改名叫做錫兒，西門慶想着，這个甜頭兒，

過了兩日，又騎馬來，婦人家行走，原來棋童就安，兩個跟隨到了

門首，就分付棋童，把馬回，到獅子街房裏去，那馮媽媽專一替他

提壺打酒，街上買東西，整理過，小殷勤兒，圖些油菜養口，又夾叙

絲不西門慶來一遍，與婦人一二兩銀子，盤纏日裏來，直到起

更時分，總家去，嘴的家中，鉄桶相似，馮媽媽每日在婦人這里打

勤勞兒，住宅裏也去，的少了，李瓶兒使小厮，叫了他兩三遍，只是

不得閑，要便鎖着門去，了一日一日，回童兒撞見，婆子叫了來家，

李瓶兒說道，媽媽子成日影兒不見，幹的什麼，猶兒頭差事，叫一

遍，只是不在，通不來，這里走走，見恁的，恁樣兒的，丟平好些衣裳，

帶孩子被褥，等你來，封着了頭們，拆洗拆洗，再不見來了，婆子道，

我的奶奶，你到說得，且是好罵字的，拿逃兵，我如今一身故事兒，

哩，賣蓋的做，離變匠，我是那，揀人兒，人情如李瓶兒道，媽媽子請

着，你就是不閑，成日撰的錢，不知在那里，婆子道，老身大風刮了，

頰耳去，嘴也趕不上，在這里，撰什麼錢，你懶我，可知心，裡急急的，



要來再轉不到這里來我也不知成日幹的什麼事兒哩後邊大
娘從那時與了銀子教我門外頭替他稍个拜佛的蒲旬兒來
好佛我只要忘了昨日甫能想起來賣蒲旬的賊蠻奴才又去了
我怎的回他李瓶兒道你還敢說沒有他旬兒你就信信拖拖取
了和尚去了罷了他與了你銀子這一向還不替他買將來你這
等粧愁打呆的婆子道等我對大娘說去就交與他這銀子去
昨日騎驢子差些兒沒弔了他的李瓶兒道等你弔了他的你死
也這媽媽一直來到後邊未曾入自娘房先走在厨下打探子兒
只見玉簫和來與兒媳婦坐在一處見下說道老馮來了貴人你
在那里來你六娘要把你肉也嚼下來說影邊兒就不來了那婆
子走到跟前拜了兩拜說道我纏到這前頭來吃他啗啗了這一



回來了玉簫道娘問你替他稍的蒲旬兒怎樣的婆子道昨日拿
銀子到門外賣蒲旬的賣了家去了直到明年三月裡纏來哩銀
子我還拿在這里姐你收了罷玉簫笑道怪媽媽子你爹還在屋
裡兌銀子等出去了你还親交與他罷又道你且坐的我問你韓
夥計送他女兒去了多少時了也待回來這一回來你就造化了
他還謝你謝兒婆子道謝不謝隨他了也連本纏去了八日也得
盡頭纏得來家不一時西門慶兌出銀子與賣四拿了庄子上去
又插庄就出去了婆子走在上房見了月娘也沒敢拿出銀子來只
說蠻子有几个粗甸子都賣沒了回家明年稍雙料好蒲旬來月
娘是誠實的人說道也罷銀子他還收着到明年我只問你要兩
个就是了與婆子几个茶食吃了後又到李瓶兒房裡來瓶兒因

潘金蓮琵琶寫得怨恨之至，真是舞殿冷袖風雨凄凄而飛，兒處互相掩映，便有春光融冶之象。迨後打狗畜猶，皆此時憤恨所鍾，可知一家之怨恨固非一日所成，稍有个意時爲之主者，當預爲調停，庶不至于深耳。彼西門烏得知打韓二，必用棒槌益爲琵琶相映成趣，然則琵琶之恨亦無非爭一棒槌耳。

第三十八回

王六兒棒槌打搗鬼，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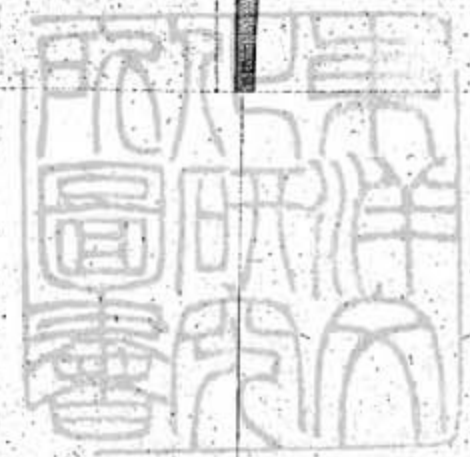
詞曰

銀箏死轉促柱調弦，聲遶梁間。巧作秦聲，獨自憐指輕妍。風迴雪旋，緩揚情曲，響奪鈞天。說甚麼別鶴烏啼，試按羅

敷陌上篇，休按羅敷陌上篇。

右調綿搭絮

話說馮婆子走到前所角門首，看見玳安在所隔子前，拿着茶盤兒伺候。玳安望着馮媽媽，撇嘴兒，你老人家先往那里去。俺爹和應二爹說了話，就起身已先使棋童兒送酒去了。那婆子聽見兩步做一步走的去了。餘原來應伯爵來說攬頭，李智黃四派了年是故王六兒叶中色也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該一萬兩銀子，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閔銀了來，和你計較做不做。西門慶道：我那里做他攬頭，以假充真，買官讓官。我衙門裏搭了事件，還要動他。我做他怎的。伯爵道：哥若不做，叫他另搭別人。你只借二千兩銀子，與他每月五分行利。叫他闖了銀子，還你。你心下何如。西門慶



道既是你的分上我挪一千銀子與他罷如今我庄子收拾還沒
銀子哩伯爵見西門慶吐了口兒說道哥若十分沒銀子看怎麼
再撥五百兩貨物兒湊个千五銀子與他罷他不敢少你的西門
慶道他少下我的我有法兒處又一件應二哥銀子便與他只不
叫他打着我的旗兒在外邊東誑西騙我打听出來只怕我衙門
監裏放不下他伯爵道哥說的什麼話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他若
在外邊打哥的旗兒常沒事罷了若壞了事要我做什么哥你只
顧放心但有差池我就來對哥說小人說定了我明日叫他好寫
文書西門慶道明日不叫他來我有勾當叫他後日來說畢伯爵
去了西門慶叫玳安伺候馬帶上眼紗問棋童去沒有玳安道來
了取挽手兒去了不一時取了挽手兒來打發西門慶上馬選往

牛皮巷來不想韓道國兄弟韓二搗鬼要錢輸了吃的光輝兒
的走來哥家問王六兒討酒吃袖子裏掏出一條小腸兒來說道
嫂我哥還沒來哩我和你吃壺燒酒那婦人恐怕西門慶來又見
老馮在厨下不去攪攪他說道我是不吃你要吃拿過一邊吃去
我那里耐煩你哥不在家招是招非的又來做什么那韓二搗鬼
把眼兒涎睜着又不去看見桌底下一罈白泥頭酒貼着紅紙帖
兒問道嫂子是那里酒打開篩盞來俺每吃耶嚶你自受用婦人
道你趁早兒休動是宅裏老爹送來的你哥還沒見哩等他來家
有便倒一甌子與你吃韓三道等什麼哥就是皇帝爺的我也吃
一鍾兒絕絕待搬泥頭被婦人劈手一推奪過酒來提到屋裏去
了把二搗鬼仰叉又推了一交無情却半日扒起來惱羞變成怒



口裏喃喃的罵道賊淫婦我好意帶將菜兒來見你獨自一個冷落和你吃盃酒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我叫你不要慌你另叙上了有銀的漢子不理我了要把我打開故意兒罵我訕我又趁我休叫我撞見我叫你這不值錢的淫婦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婦人見他的話不妨頭一點紅從耳邊起須臾紫漲了雙腮便取棒槌在手趕着打出來罵道賊餓不死的殺才你那里味醉了來老娘這里撒野火兒老娘手裏饒你不過那二搗鬼口裏喇喇哩哩罵淫婦直罵出門去不想西門慶正騎馬來見了他問是誰婦人道情知是誰是韓二那厮見他哥不在家要便要錢輸了吃了酒來毆我有他哥在家常時撞見打一頓那二搗鬼看見一溜煙跑了西門慶笑道這少死的花子等我明日到衙門裏與他

做功德婦人道又叫爹惹惱西門慶道你不知休要惱了他婦人道爹說的是自古良善被人欺慈悲生患害一面讓西門慶明間內坐西門慶分付棋童回馬家去叫玳安兒你在門首看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兒就與我鎖在這里明日帶到衙門裏來玳安道他的魂兒聽見爹到不知走的那里去了西門慶坐下婦人見畢禮連忙屋裏叫丫鬟錦兒拿了一盞菓仁茶出來與西門慶吃就叫他磕頭西門慶道也罷到好个孩子你且將就使着罷又道老馬在那里怎的不替你拿茶婦人道馮媽媽他老人家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西門慶又道頭裏我使小厮送來的那酒是个內臣送我的竹葉清裏頭有許多藥味甚是峻利我前日見你這里打的酒都吃不上口我所以拿的這罈酒來婦人又道了萬福說多

謝爹的酒正是這般說俺每不爭氣住在這僻巷子里又插房又沒个好酒店那里得上樣的酒來吃只往大街上取去西門慶道等韓夥計來家你和他計較等着獅子街那里替你備几兩銀子買所房子等你兩口子亦發搬到那里住去罷舖子裏又近買東西諸事方便婦人道爹說的是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憐見離了這塊兒也好就是你老人家行走也免了許多小人口舌咱行的正就愛買妙處也不怕他爹心裡要處自恁處他在家和不在家一個樣兒也少不的打這條路兒來几轉說一回房裡放下桌兒請西門慶進去寬了衣服坐須臾安排酒席上來婦人陪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並肩疊股而飲吃的酒濃時兩個脫剝上床交歡自在頑耍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的被褥被裡薰的噴鼻香西門慶見婦

人好風月一徑要打動他家中袖了一个錦包兒來打開裏面銀

托子相思套琉璃圈藥煮的白綾帶子懸玉環封臍膏勉鈴一弄

兒淫器那婦人仰臥枕上玉腿高蹠鷄舌內吐西門慶先把勉鈴

叫婦人自收牝肉然後將銀托束其根琉璃圈套其首臍膏貼于

臍上婦人以手導入牝中兩相迎湊漸入大半婦人呼道達達我

只怕你敲的腿酸然則婦人反拿過抱頭來不酸也墊着坐等我淫婦

自家動罷又這只怕你不自在你把淫婦腿吊着看你看好不好

至此西門慶真个把他腳帶解下一條來拴他一足吊在床榻子

上低着拽拽的婦人牝中之津如蠅之吐涎綿綿不絕又拽出好

些白漿子來西門慶問道你如何流這些白纏待要抹去婦人道

你休抹等我吮咂了罷于是蹲踞他面前吮吞數次嗚咽有聲咂



的西門慶淫心頓起，躬過身子，兩個幹後庭花，龜頭上有硫黃濡，研難澀，婦人蹙眉，隱忍半晌，僅沒其稜。西門慶頰作抽送，而婦人用手摸之，漸入大半，把屁股坐在西門慶懷裡，回首流眸，作顫聲，叫達達，慢着些，後越發粗，大叫淫婦，怎生挨忍。西門慶且扶起股，觀其出入之勢，因叫婦人小名王六兒，我的兒，你達不知心裡怎的，只好這一庄兒，不想今日遇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日生死難開。婦人道：達達，只怕後日要的繁煩了，把奴不理，怎了。西門慶道：相交下來，總見我不是這樣人，說話之間，兩個幹勾，一頓飯時，西門慶令婦人沒高低，淫聲浪語，叫着纏過婦人，在下一面用手舉股，承受其精。自己用手舉股，情事如畫樂極情濃，一泄如注，已而拽出那話來，帶着圈子，婦人還替他吮唾，淨了兩個方纔並頭交股而臥。正

是一般滋味，美好與後庭花有詞為証

弄冤家一心愛折後庭花，尋常只在門前裡走，又被開路先鋒把住了，他放在戶中難禁受，轉絲韁勒回馬，親得勝弄的我身上麻蹴損了奴的粉臉，那丹霞

西門慶與婦人接抱到二鼓時分，小野馬來接，方纔起身回家，到次日到衙門裡，差了兩個緝捕，把二搗鬼拿到提刑院，只當做拘摸士賊，不諱分說，一來二十打的兩腿流血，睡了一個月，險不把命喪了，往後嚇的影也，再不敢上婦人門，纏攪了正是

恨小非君子

無毒不丈夫

遲了，几日來保韓道國一行人東京回來，備將前事對西門慶說，翟管家見了女子，甚是歡喜，說爹費心，留俺府裡住了兩日，討了

回書送了爹一匹奇馬封了韓駁計女兒五十兩銀子禮錢又與了小的二十兩盤纏西門慶道勾了看了回書書中無非是知感不盡之意自此兩家都下眷生名字稱呼親家西門親戚都是如此不在話下韓道國與西門慶磕頭拜謝回家西門慶道韓駁計你還把你女兒這禮錢收去也是你兩口兒恩養孩兒一場韓道國再三不肯收說道蒙老爹厚恩禮錢是前日有了這銀子小人怎好又受得從前累的老爹好少哩西門慶道你不依我就惱了你將回家不要花了我有個處那韓道國就磕頭謝了拜辭回去老婆見他漢子來家滿心歡喜一直接了行李與他拂了塵土問他長短孩子到那里好麼這道國把往回一路的話告訴一遍說好人家孩兒到那巴就與了三間房兩個丫鬟伏侍衣服頭面不消說第二

日就領了後邊見了太太翟管家甚是歡喜留俺們住了兩日酒飯連下人都吃不了又與了五十兩禮錢我再三推辭大官人又不肯還叫我拿回來了因把銀子與婦人收了婦人一塊石頭方落地因和韓道國說咱到明日還得一兩銀子謝老馮你不在虧他常來做伴兒大官人那里也與了他二兩正說着只見了頭過來遞茶韓道國道這不是那里大姐婦人道這不是咱新買的了頭名喚錦兒過來與你爹磕頭磕了頭丫頭往厨下去了老婆如此這般把西門慶勾搭之事告訴一遍自從你去了來行走了三四遭纏使四兩銀子買了這個丫頭但來一遭帶一二兩銀子來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憤走來這裏放水然則二搗鬼被他撞見了拿到衙門裏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大官人見不方便

許了要替我每大街上買一所房子叫咱搬到那里住去韓道國道嘆道他頭裏不受這銀子叫我拿回來休要花了原來就是這些話了婦人道這不是有了五十兩銀子他到明日一定與咱多添几兩銀子看所好房兒也是我輸了身一場且落他些好供給穿戴六兒全韓道國道等我明日往鋪子裏去了他若來時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兒如今好容易換錢怎麼趕的這個道路老婆笑道賊強人倒路死的你到會吃自在飯兒你還不知老娘怎樣受苦哩兩個又笑了一回打發他吃了晚飯夫妻收拾歇下到天明韓道國宅裡討了鑰匙開鋪子去了與了老馮一兩銀子謝他不漏俱不必細說一日西門慶同夏提刑衙門回來夏提刑見西門慶騎着一匹高頭點子青馬問道長官

那匹白馬怎的不騎又換了這匹馬到好一匹馬不知口裏如何西門慶道那馬在家歇他兩日兒這馬是昨日東京翟雲峯親家送來的是西夏劉叅將送他的口裏纏四個牙兒腳程緊慢多有他的只是有些毛病兒快護槽韃蹏初時騎了路上走把膘跌了許多這兩日內吃的好些兒夏提刑道這馬甚是會行但只好騎着跣街道兒罷了不可走遠了他論起在咱這里也值七八十兩銀子我學生騎的那馬昨日又腐了今早來衙門裏來旋拿帖兒問舍親借了這匹馬騎來甚是不方便西門慶道不打緊長官沒馬我家中還有一匹黃馬送與長官罷夏提刑舉手道長官下顧學生奉價過來西門慶道不煩計較學生到家就差人送來兩個走到西街口上西門慶舉手分路來家就使玳安把馬送去

夏提刑見了大喜賞了玳安一兩銀子與了回棹兒說多上覆明日到衙門裏面謝過了兩月乃是十月中旬時分夏提刑家中備了些菊花酒叫了兩個小優兒請西門慶一敘以酬送馬之情西門慶家裏吃了午飯理了些事務往夏提刑家飲酒原來夏提刑備辦一席齊整酒館只為西門慶一人而設見了他來不勝歡喜降階迎接至所上敘禮西門慶道如何長官這等費心夏提刑道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閒中屈執事一敘再不敢請他客子是見異禮數寬去衣服分賓主而坐茶罷着棋就席飲酒敘談兩個小優兒在旁彈唱有此一段過文入無痕正是得多少

金尊進酒浮香蟻

象板催箏唱鷓鴣

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

進他房裏來每日翡翠衾寒英被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關着在

房內銀燈高照靠定幃屏彈弄琵琶等到二三更使春梅連瞧數

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箏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先不不忍彈取過琵琶

橫在膝上低低彈了个二犯江兒水先低唱道

悶把幃屏來靠和衣強睡倒

猛听得房簷上鐵馬兒一片聲响只道西門慶敲的門環兒响連

忙使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又彈

唱道

听風聲嘹唳雪洒恣恣在水花片片飄

一回兒灯昏昏儘心裏苦待去剔見西門慶不來又意見懶的動

且了唱道

懶把寶燈挑情將香篆燒推過今宵怕到明朝細尋思這煩惱

何日是了想起來今夜裏心兒內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撒的

人有上稍來沒下稍且頓住

且說西門慶約一更時分從夏提刑家吃了酒歸來一路天氣陰

晦空中半兩半雪下來落在衣服上都化了不免打馬來家小廝

打着灯笼就不到後邊逕往李瓶兒房來李瓶兒迎着一面替他

拂去身上雪震接了衣服止穿綾做衣坐在床上就問哥兒睡了

不曾李瓶兒道小官兒頑了這回方睡下了迎春拿茶來吃了李

瓶兒問今夜吃酒來的早西門慶道真龍溪因我前日送了他那

匹馬今日為我費心治了一席酒請我又叫了兩個小優兒和他

坐了這一回兒天氣下雪來家早些李瓶兒道你吃酒叫了頭

酒來你吃大雪裏來家只怕冷哩西門慶道還有那葡萄酒你篩

來我吃今日他家吃的是造的菊花酒我嫌他殺香殺氣的我沒

大好生吃于是迎春放下桌兒就是几碟噴飯細巧菓菜之類李

瓶兒拿机兒在旁邊坐下桌上放着一架小火盆兒這里兩個吃

酒潘金蓮在那邊屋裏冷清清獨自一個兒坐在床上懷抱着琵琶

裏上灯昏燭暗一處熱一處冷咫尺便待要睡了又恐怕西門

慶一時來待要不睡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不免除去冠兒亂挽

烏雪把帳兒放下半邊來擁衾而坐正是

倦倚綉床愁懶睡

低垂錦帳綉衾空

早知薄倖輕拋棄

辜負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間月惱

又喚春梅過來你去那邊再瞧瞧你爹來了沒有快來回我話那
春梅走去良久回來說道娘還認爹沒來哩爹來家不耐煩了在
六娘房裡吃酒的不是這婦人不听罷了听了如同心上戳上几
把刀子一般奇罵了几句負心賊絲不得撲簌簌眼中流下淚來
一逕把那琵琶兒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此處高高
心癢痛難掩愁懷悶自焦讓了甜桃去尋酸棗奴將你這定盤
星兒錯認了想起來心兒裏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撒的人有
上稍來沒下稍

西門慶正吃酒忽聽見彈琵琶聲便問是誰彈琵琶迎春答道
是五娘在那邊彈琵琶响李瓶兒道原來你五娘還沒睡哩你安得如他人之命綉春

你快去請你五娘來吃酒你說俺娘請哩那綉春去了李瓶兒忙
分付迎春安下个坐兒放个鍾筍在面前良久綉春走來說五娘
擱了頭不來哩李瓶兒道迎春你再去請五娘去你說娘和爹請
五娘哩不多時迎春來說五娘把角門兒開了說吹了灯睡下了
妙西門慶道休要信那小淫婦兒等我和你兩個拉他去務要把
他拉了來咱和他下盤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兒同來打開角門打
了半日妙春梅把角門子開了西門慶拉着李瓶兒進八他房中
只見婦人坐在帳中琵琶放在傍邊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怎的
一兩三轉請着你不_情去金蓮坐在床上紋絲兒不動把臉兒沉着半
日說道情那沒時運的人兒丟在這冷屋裏隨我自生自活的
又來揪採我怎的沒的空費了你這小心留着別處使西門慶道

怪奴才八十歲媽媽沒牙有那些唇說的李大姐那邊請你和池下盤棋兒只顧等你不去了李瓶兒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裏擺下棋子了咱們鬧着下一盤兒賭杯酒吃金蓮道李大姐你們自去我不去你不知我心裏不耐煩我如今睡也比不的你們心寬閑散我這兩日只有口遊氣兒黃湯淡水誰管着來我成日睜着臉兒過日子哩深深埋恨西門慶道怪奴才你好好兒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內不自在早對我說我好請大醫來看你扯白金蓮道你不信不信叫春梅拿過我的鏡子來等我睇這兩日瘦的相個人模樣小大曾對鏡一哩春梅把鏡子真个遞在婦人手裏灯下觀看正是

羞對菱花拭粉粧

為郎憔悴減容光

閉門不管閑風月

任你梅花自主張

西門慶拿過鏡子也照了照說道我怎麼不瘦金蓮道拿甚麼比
你你每日碗酒壘肉吃的肥胖胖的專一只奈何人試問如被西
門慶不繇分說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接過脖子來就親了个
嘴舒手被裏摸見他還沒脫衣裳兩隻手齊插在他腰裏去說道
我的兒真个瘦了些金蓮道怪行貨子好冷手水的人慌莫不我
哄了你不成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裏流罷了亂了一回
西門慶遇見他強死強活拉到李瓶兒房內下了一盤棋吃了一
回酒臨起身李瓶兒見他這等臉酸把西門慶攛掇過他這邊歇
了正是得多少

腰瘦故知閒事惱

淚痕只為別情濃

馬國書

